



弗朗茨·法农： 金属的光泽



汇编26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20年3月

* 弗朗茨·法农¹ 沿着舷梯向船上走去。他右边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报纸 El Moudjahid 的记者雷达·玛莱克。

图片： 弗朗茨·法农档案 /IMEC

弗朗茨·法农：金属的光泽



在这片土地上，总有配得上生命的事物。

—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²

弗朗茨·法农于 1925 年 7 月 25 日出生于马提尼克的加勒比岛，于 1961 年 12 月 6 日因白血病在美国去世，年仅 36 岁。活了 36 岁的他经历过两次战争，是加勒比海、欧洲、北非的政治斗士，也是一位剧作家、精神病医生，在科学杂志发表了许多文章，还是教师、外交家、记者、某反殖民报纸的编辑，著有三本书，是著名的泛非主义者³、国际主义者。

与另一位酷爱诗歌的革命者、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医生、战士、教师、理论家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一样，法农一生持之以恒，勇往直前，与时俱进，关注他所处时代的特殊背景。

加纳政治哲学家阿托·赛基·奥图用令人难忘的文字形容法农的思想具有“势不可挡的…普遍性”。政治范畴与诗歌范畴一样，探索普遍性的理想方式是深入了解事物在时空中的具体呈现：在城市夹缝中被占据的一块土地、在最近惨遭袭击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妇女、夜色渐浓时在火盆中燃烧的塑料、持枪从暗处走来的男子。

阿兰·巴迪欧⁴写道：“勇气是一种地方美德，它主导着这个地方的道德观。”正是在这个领域之上，激进思想家得以夯实知识，他们的研究跨越时空藩篱，启迪智慧，激发灵感。但这个领域可能是危险的。1952 年，法农在法国写道，对于革命者而言，“两三个真知灼见将使他们的才华永惠世人”，但希望的代价或许是“潜在的灭顶之灾”。

对革命知识分子而言，解决具体问题有时需要孤独求索，比如在狱中写作。但是，如卡尔·马克思所言，斗争思辨的根本基础是“参与政治，也就是参与真正的斗争”。解放（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共产主义）是“破除现状的真正运动”，而不是“现实必须适应的理想”。

对于马克思而言，世界只会被哲学求索的真知灼见所塑造，而哲学本身要通过参加斗争融入世界。塞德里克·罗宾逊在回应这一要求时写道，为了“使痛苦与目的粘合，经验与期望粘合，意识与集体行动粘合”，必须确保“理论实践受到斗争的影响”。

对于法农而言，发展革命思想，也就是解放思想，势必包括与哲学的对话，也就是哲学家保兰·洪通基所定义的：“不是一种体系，而是一个历史过程”。但是，本文赖以成立的基础，或许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⁵的实践哲学，也就是斗争，全世界受苦者的斗争。如葛兰西所言，法农是一位民主哲学家。彼得·托马斯写道：“这位哲学家不再和‘人民的生活’割裂开来，而是力图耕耘，提高知识与实践相辅相成的能力”。

法农 1961 年逝世后，他的思想焕发出极强的生命力，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从阿尔及利亚的革命风暴到美国监狱、法国郊区、巴西贫民窟等等。他的政治愿景有时会用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而且始终源于革命人道主义，一种对于平等和人生价值直白、共通、激昂的肯定，与殖民主义的摩尼教逻辑截然相反的。

摩尼教是法农思想引用的一个核心概念。该术语来自三世纪巴比伦的摩尼所创建的宗教，其信徒称之为“光明使者”。摩尼把各种宗教整合成一种新的信仰，相信善恶绝对二元论，善与恶的象征分别表现为光明与黑暗。摩尼教认为光明、善良（真诚、美丽、干净、健康、繁荣等）的事物与黑暗、邪恶（虚假、丑陋、肮脏、病态、贫穷等）的事物之间具有一道绝对分界线，它作为隐喻被代入了现代话语体系。这是一种固有而偏执的世界观。

法农思想的特点是公开推崇直接而革命的平等主义，比如承认普遍理性。在其深层结构中，塑造它的是对于人的运动能力的深刻辩证思维。整体来看，他的思想与卓越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艾梅·塞泽尔所言颇为一致，即“不惧危险，清晰地看见与思考”的义务。

法农坚决主张，解放斗争应“让所有公民恢复尊严，用属于人类的事物充实他们的思想和眼界，并创造一个属于人类的前景，因为居住在这里的是有意识、独立的人”。对法农而言，恢复尊严并不是尊严回归。他在生前最后一年写信给伊朗知识分子阿里·沙里亚蒂，信中所说的“人类美好生活的目标”，通往这一目标的路途要经由民主理性范畴的持续发展壮大。刘易斯·戈登指出，对法农而言，合法性并不是要证明种族或文化的真实性，而是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变革斗争、建立教育和解放昔日被殖民者的制度思想”而产生的。

法农对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简单要求，这个要求即使在将近60年后仍火力不减：要避免对压迫进行本体论排序和空间排序，追求一种叛逆性的民主实践形式，在这一实践中，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之间会“互相启迪和互相充实”。





*1959年，弗朗茨·法农在突尼斯的一个作家新闻发布会上。
图片：Frantz Fanon Archives /IMEC

误读

法农生前写的最后一本书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在他离世不久后问世。1963 年，书名在英语中被误译为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全世界受苦的人》）。有些学者更喜欢 *The Damned of the Earth*（《全世界被诅咒的人》），觉得这个译法更好。忠诚的反殖民主义知识分子让·保罗·萨特⁶ 在本书序言中虽然热情赞扬，却错误地把法农理解为摩尼教思想家，误导了许多读者。到了 1970 年，汉娜·阿伦特，一个虽然始终敌视黑人却在北美学术界内外享有崇高地位的思想家把法农的复杂思想简单地解释为支持反殖民主义武装斗争，这样具有影响力的误读令问题复杂化了。

但是，有一群知识分子却视法农为成熟的思想家而非种族的代言人。保罗·弗莱雷⁷ 是最早一批理解法农实践思想的大知识分子之一。1968 年，弗莱雷正在圣地亚哥流亡，逃避巴西军事独裁，他即将完成第二部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手稿。1987 年，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访谈中回忆道“一位在圣地亚哥执行政治任务的青年给了我《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本书。我当时在撰写《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读法农的时候，我的书快写完了。我必须重写。”

读完法农的著作，弗莱雷形成了革命人道主义的思想，主张解放运动的先决条件是彻底承认被压迫者具有完整平等的人格。正如法农一样，他的实践形式是基于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与缺乏正规教育的人群之间同舟共济的精神。

《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在当年早些时候出版。1972 年，该书的理念被南非学生组织采纳；该组织成立于 1968 年，创始人为史蒂夫·比科、巴尼·皮特亚纳、鲁宾·菲利普等。发轫于德班的弗莱雷思想成为一种革命民主运动形式的核心，这种运动旨在将批判意识作为共同目标去争取，而不是把马克思所称的“教条式抽象概念”换个说法告知人民。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直到 80 年代，深受法农影响并经常与法农的著作一起作为阅读材料的弗莱雷实践理念成为南非工作场所斗争、社区斗争中政治工作的核心。弗莱雷的实践理论催生了当时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力量的社会势力，普通人在斗争中成为主角，从底层制定意义，形成反制力量并创造历史。

说到把法农作为实践理论家理解，西尔维亚·温特对于 1992 年洛杉矶暴动迅速但精彩、经久不衰的回应具有示范意义。她在《无人涉及：致同事的信》(No Humans Involved: A Letter to My Colleagues)中的结论具有鲜明的法农意味，眼光超越洛杉矶，朝向“地球上生活在‘贫民窟、棚户区的广大人民……一文不值的生命以及前途渺茫的孤岛。”温特主张，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言（她把这群人视为现有秩序下的“语法学家”，这个秩序不认为人人平等），他们有必要把“我们的思想”与被压迫者的思想结合起来。

1996 年，赛基·奥图以非洲为着眼点对基于实践问题的法农进行了绝妙而具有深刻辩证性的解读，根本而言，赛基认为法农所说的“理性认知的艰辛道路”的核心在于“暂缓过度理性”。奈杰尔·吉布森、刘易斯·戈登、特拉西·沙普利怀廷等学者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法农研究。



*2020年2月，南非棚户居民运动组织 Abahlali baseMjondolo⁸ 的集会。
图片：Rajesh Jantilal

革命人道主义

在当代南非，从以“艰难占领的城市土地”为主题的政治教育讲座，到工会政治学校，再到学术界，法农得到阅读和讨论，既包括其异议空间，也包括其最高成就。法农的人生与事业为所有读者提供了启迪及敏锐分析能力。约翰内斯堡⁹的孟比做出了如下的解释：

我景仰法农的名气和主张，因为它们都拥有金属般的光泽。他是一种思想的变体，因坚强的求生欲而生机勃勃。赋予这金属般闪亮的思想以力量的，是它坚不可摧的精神及其必然结果，奋起的动力。它蕴含着永不枯竭的人性，往昔赋予被殖民者力量，如今指引我们向往未来。

法农的研究与当代斗争形式之间的多种联系为彼此的对话获得了丰富的可能性，这些联系包括他关于殖民计划的核心是空间种族化和种族空间化的阐述，还有语言、监管、种族无意识以及后来被叫做后殖民的残酷现实等问题。

在城市学术界，法农的人道主义常被忽视，或被视为过时甚至已经日薄西山，不过也有些令人瞩目的例外，比如保罗·吉尔罗伊¹⁰的珍贵著作。就人性从未遭到质疑的人而言，他们居高临下的轻蔑态度并不稀奇。但是在当今南非，正是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衡量人性、主张人性的问题，使得法农的理论研究与为了土地和尊严、通常很危险的斗争而进行的知识工作紧密相连。这里，尊严被理解为认可完整平等的人性，包括参加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这些斗争常常要冒着国家和执政党的残酷暴力以及民间社会的鄙视而进行，它们在本质上源自一种叛逆的人道主义，它使得反抗变得合理且持久。奈吉尔·吉普森关于法农及南非的重要著作就紧紧抓住了这一点。

革命人道主义在当代的政治效应并非南非所特有。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到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再到海地的太子港，有潜在解放性的群众政治主张经常强调社区是斗争的重要阵地，设置路障、占领土地是重要策略，对被压迫者人性的肯定为维持抵抗的力量奠定了基础。这种肯定的延续通常体现为女性在社会实践扮演领导角色，而且通常被理解为尊严回归。认为屈辱就是被剥夺公众事务决策参与权以及土地、劳动、身体的自主权，这种说法并不少见。

人性的问题，部分上是压迫者企图规定理性归属的问题，即认可某些言论是言论，而其它言论仅为噪音，非理性导致的噪音。它是关于决定谁光荣谁可耻的问题，谁可以任人诽谤、诽谤者无需担责而谁配得上公众尊敬，谁的生命高贵而谁的生命低贱，谁的生活一般要守法而谁的生活始终该受暴力，还有谁的逝去值得哀悼而谁的死亡不值一提。否定人性的完整与平等，使得压迫者能够划分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组织和辩论形式，划分文明社会与自己认为是盲目、犯罪、阴谋的行为。

法农的革命人道主义，用塞泽尔的名言讲，就是用来“衡量这个世界”的人道主义，始终有能力以真正的力量回应人性问题被提出和质询的许多方式，这股力量来自于在受排斥、受统治区域所采取的当代草根革命形式。



* 斯蒂芬·比科¹¹（站立者）在 1971 年南非学生组织的会议上。会议所在地艾伦·泰勒住宅楼是南非纳塔尔大学在种族隔离时期仅供医学专业黑人学生居住的公寓楼。
图片：斯蒂芬·比科基金会

每个意识主体的开放性

在 1946 年末来到法国学医，之后专攻精神病学之前，法农曾是自由法国部队的一名战士，在欧洲为反法西斯主义而战的同时却一直在法国部队内部遭受着种族歧视。1944 年，他在科尔马（邻近德国边境的法国小镇）包围战中负伤并获得英勇十字勋章。1945 年他回到故乡马提尼克，在那里他在共产党阵营为塞泽尔成功竞选法兰西堡市长做出了贡献。

法农在法国的著作在一开始就关注种族主义产生的后果，也就是特鲁约后来所说“对于世界及其居民的一种本体论的、内在的组织。”法农在 26 岁发表的一篇文章《北非综合症》（The North African Syndrome）中审视了法国医学界用“先验的态度”对待北非移民，关键是这种态度并不来自“实验”，而是“依据口头传统”。他表示，“北非人自身并没有种族根基，而遵循着一个由欧洲人建立的基础。换句话说，通过进入实际场景，北非人不自觉地进入到了现存体系之中。”在这个体系中，北非人在法国医生眼中成了“一个装病、撒谎、翘班、偷懒、行窃的家伙”。

法农表示，在种族主义者的意识里，在种族主义社会组织的普遍认知里，种族主义思想所依赖的本体论假想分裂属于康德¹²所谓的“先验”，即经验形成感觉的方式。这种理性的幌子，即戈登所谓的“种族主义理性”导致了种族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所产生的知识形式被封为近乎完美的理性力量实例，在本质上却是非理性的。

法农的第一本书《黑皮肤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于 1952 年夏在法国出版，比《北非综合症》（The North African Syndrome）只晚了几个月，与理查德·赖特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同年出版，读者常会把这两本书跟它结合阅读。本书于 1967 年被译为英文。戈登对本书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认

为它既表明了对于人类自由坚定而激昂的追求，而且绝妙地批判了加勒比地区及其殖民宗主国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涉及语言、流行文化、浪漫、性爱、人类学、心理学等问题。该书一直是种族研究的基础文本。

法农在里昂的学生宿舍里来回踱步，将《黑皮肤白面具》口述给他的同志、爱人乃至后来的妻子乔西·杜布莱。文章就带有这种动感的节奏，写得极富诗意，明显受到了他读过的塞泽尔、罗曼等诗人的影响。书中一些内容，如果加以朗诵的话，和惠特曼的一些诗篇不无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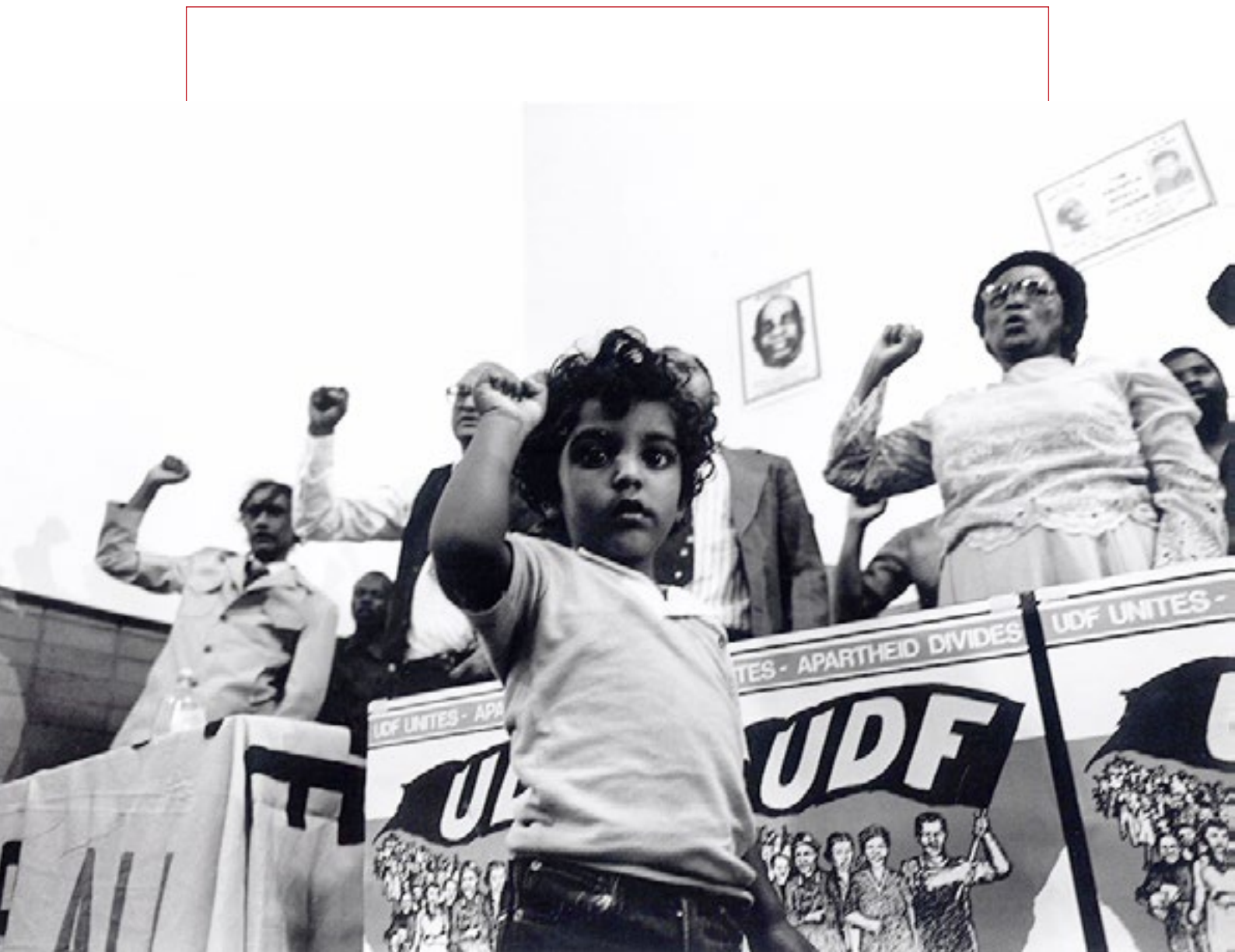
各种政治学说，无论有意无意，都会依据某一种本体论，依据一种关于人类的理论。对于法农来说，人类有两个标志性特征，都受到一种积极倾向的影响。第一个特征是认为人类“是面向世界的运动”。从萨特¹³到巴迪欧¹⁴，在法国哲学传统中，法农称为意识“突变”（人类改变的能力）的前景直到最后都是法农思想的中心议题。他投身阿尔及利亚革命期间创作的文章以集体斗争为背景探讨了意识突变。

对于法农来说，意识不仅仅是动态的。人类的第二个标志性特征是，正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所言，意识是自由的。对法农而言，“我在这世上行走，不断创造着自我。我属于存在，以至于我超越了存在。”但法农并不同意萨特关于人类是“无用的激情”这一悲观论调。法农的人道主义本质上带有乐观主义，可谓是浸淫于卢维杜尔、塞泽尔、西尔维娅·温特、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等非洲前辈与同侪代表的加勒比人道主义传统之中。他在第一本书中的开头和结尾都坚称“人是积极的”。

他的人道主义也带有普世性的特征：“反犹主义给我一记当头棒喝：我愤怒，一场丑恶的斗争令我一无所有，我被剥夺了做人的可能。”法农断言：“每当有人为了赢得精神尊严做出贡献，每当有人在同伴遭到打压时挺身而出，我和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当然，有时（并非总是）通过翻译体现的带有性别色彩的语言对于认为“必须坚决抵制维系男尊女卑封建传统危险”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

对法农而言,每个意识主体是自主的、拥有理性及行使自由的能力,承认这一点的必要性是关乎道德且切合实际的。他在首部著作《黑皮肤白面具》的结尾主张:“在本次研究的末尾,我希望全世界与我一样认可每个意识主体的开放性”。法农推崇的意识开放性是普适原则、革命公理,与柏拉图、尼采及其当代后继者为特权阶级存在辩护的那套贵族哲学概念是完全相反的。在该书较前的内容中,他以临床医生的身份并效仿实践理论(该理论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洪流中得到验证)写道:

仔细观察这位生来智力不佳且痴呆已久的农妇,我突然意识到,我与他人相互连接所凭借的天线坍塌了。我采用了适合痴呆者、失智者的语言,我“居高临下”地对这位73岁的可怜老妇说话,我在给她诊断时态度傲慢,这些事实都是我忽视与他人关系的痕迹。



*联合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 反种族隔离组织, 创办于1983年, 参与了南非许多组织的斗争。

图片: Wits Historical Papers

摩尼教妄想

《黑皮肤白面具》也解释了种族主义“包围”人类的理论。法农表示希望“以轻松而年轻的心态加入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并协力共建这个世界”，却发现自己“困在了一种压倒性的客观现实中”。他认为，种族主义思想是“摩尼教妄想”的一种体现形式，在这种妄想中，在对广告、娱乐、科学、无意识等领域进行构建的种族主义想象中，白皮肤与美丽、理性、美德、洁净相联系，而黑皮肤则与其反面相联系。按照这个模式的逻辑，就有限程度的进步可能性而言，“从黑到白是一种质变过程。一个人因为富有、美丽、聪明而成为了白人。”

法农认为，在种族主义重压之下为了自由生活而努力获得认可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我认为每一种努力都是徒劳的”。其中一种徒劳的努力是讲道理。在种族主义想象中，将理性与白人划等号的狂热理念认为，黑人不可能同时是理性的。“我在时它不在；它在时我已不在。”结局就是崩溃：“昨天我醒来时，发现世界已天翻地覆。我想起身，然而被撕扯、被折翼的寂静又重压在了我身上。我没了责任，感到无尽的虚无，于是哭了起来。”

法农推断，种族主义问题并无个人化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对世界进行重构”。他在《黑皮肤白面具》的结尾提出：“对于经过思考、准备行动的人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的行动力，在其所有关系中对构成人类世界的基本价值观均保有尊敬。”这是对实践的推崇。实践（praxis）这个术语常见于该研究著作的法语原版中（他在突尼斯将继续这一研究），但在英译本中大都被隐去了。

革命的质变

在法国完成学业后，法农在阿尔及利亚比利达—乔恩维尔精神病医院担任院长，在这个殖民者的机构中推行激进的改革。艾莉丝·薛尔齐在该医院实习，后来成为最了解法农的传记作家。她回忆道，法农认为临床医生的职责“不是压抑疯狂，而是倾听疯狂”。

1956年，法农把殖民社会称为“充斥了谎言、懦弱、鄙视人的网络”，辞掉了医院的职务，在突尼斯的一个根据地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的革命。他在革命中担任的角色是精神病医生、记者、编辑、外交家，从事侦察，并向前线战士讲授哲学，包括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在作为革命者的岁月里，他遇到了波伏娃、迪奥普、卢蒙巴、姆帕莱勒、恩克鲁玛及萨特等人。

1957年12月，法农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中最亲近的同志阿巴尼·拉丹被组织内部一个企图让政治工作谄媚军政当局的右派小团体所暗杀。法农被列入待观察人员清单，如果在该运动组织内部公开反对此次暗杀，他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基于这一点，法农在世时明白，该运动组织内部的专制民族主义者潜伏了巨大风险，在斗争内部也存在着生死攸关的斗争。

法农的第二本著作《阿尔及利亚革命第五年》(L'an V de la Révolution Algérienne) 于1959年出版，并于1965年被译为英语。自1967年以来，其英语版书名为《垂死的殖民主义》(A Dying Colonialism)。法农解释道，这本书阐述了“赋予(殖民主义)非理性以理性”的斗争和不甘于“日日滋长的屈辱”的斗争如何导致他所谓“被殖民者意识的根本质变”的。

薛尔齐认为，此书是专门写给“普通男女”的，即社会中的、运动中的男女，而不是革命精英的人格和行动。与那些旨在由上而下指导“群众”的精英反殖民主义形式截然相反，承认“每个意识主体具有开放性”的重要意义是惠及普通民众。

考虑到阿尔及利亚战争事关生死存亡的背景，法农对于跨越阶级、性别、种族发展革命政治团结的案例研究都有着进步启蒙运动的一致主题。比如，曾被视为殖民主义代表的医生如今“与普罗大众同舟共济，体验着人民的喜怒哀乐”，成为“我们的医生”。

性别规范在斗争中也发生了变化。法农描述“在革命行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阿尔及利亚女性时称她们“突破了其所处狭隘世界的藩篱……参与捣毁殖民主义、创造新女性”。关于法农著作中的这一方面以及他更广泛的性别研究，夏普利·惠廷做了精彩分析，她在女权主义的严谨分析中结论道，“法农认为阿尔及利亚女性有权以自主而完整的社会人而存在。”

持久性群众斗争的参与者必定非常认同法农“革命质变”概念的价值和作用，它能令人民的能力及思维方式产生巨大通常也是迅速的改变。然而，《垂死的殖民主义》一书并未意识到斗争内部的斗争，也没有意识到辩证的进步是可能被逆转的，通常是在斗争消退之后。



* 弗朗茨·法农及其医疗团队在阿尔及利亚的比利达—乔恩维尔精神病医院，他在该院从 1953 年工作到 1956 年。

图片：Frantz Fanon Archives /IMEC

一抹异常炫目的红色

1959年,法农乘坐的一辆吉普车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边境附近遭地雷炸毁,受了重伤。他被送到罗马接受医治,因此侥幸逃脱了暗杀,该暗杀极有可能是与法国政府有关的暴力殖民组织策划的。

1960年3月,法农被送往阿克拉,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临时政府的流亡大使。他在新独立国家的遭遇常令他沮丧。1960年11月,他参加了一个旨在打开马里边境南方前线的侦查队,该前线的供给线从马里首都巴马科直至撒哈拉沙漠。他们在最后一刻发现有诈,放弃了飞行计划,驱车2000公里从利比亚首都蒙罗维亚前往巴马科。他们原计划搭乘的航班转道阿比让,遭到法国军方的搜查。

法农在旅行日志中记录了对于各种政治学说形式局限性的担忧,这些学说并未脱离殖民主义所推崇的摩尼教,没有发展出解放思想和解放实践:“事实上,构成非洲现有敌人的并非殖民主义及其衍生思想。非洲大陆将马上得到解放。于我而言,越深入了解文化和政治圈,我越确信威胁非洲的巨大危险的是思想贫乏。”

法农被苍茫大漠的景象所触动,用早期作品中的诗人文风写道:“几天前,我们见证了落日将天际晕染成一片姹紫。今天目光所及处是一抹异常炫目的红色。”尽管沙漠之旅使他十分疲劳,他还是立刻前往阿克拉,为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一个英语刊物撰稿。阿克拉的一位医生检查后表示他可能患有白血病。他回到突尼斯做了血液检查,被确诊为白血病。当天晚上,他宣布了写一本新书的打算。在莫斯科城外的一间诊所接受治疗后,他利用癌痛消退的短暂时机进行写作。



* 弗朗茨·法农于 1961 年去世，遗体被运送着越过突尼斯边境，葬于阿尔及利亚。
图片：Frantz Fanon Archives /IMEC

通往理性认知的艰辛道路

法农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全世界受苦的人》，其中有些内容是他临终前在突尼斯一间公寓的地毯上口述的。该书是对殖民主义的深刻控诉，是对反殖民斗争的批判性阐述，是对后殖民主义困境同样深刻的阐述，也是解放实践的革命民主愿景。该书的结尾以令人心痛的笔法描述了残酷殖民战争造成的伤害。

本书开篇几页对于殖民城市的批判特别有力，对当今社会仍有启示作用。法农在法国所批判的摩尼教思想在殖民地呈现出一种具体形式，种族隔离就是其中一个经典案例。殖民世界被划分为不同人群专有的不同区域。这是一个被“带刺的铁丝网缠绕”的世界，“被隔离的世界”“被割裂的世界”“暴力横行的狭隘世界”。在法农看来，真正的去殖民地化需要果断终结“不同人种生活于被隔离、被割裂的世界”的状况。

关于反殖民斗争的阐述延续《垂死的殖民主义》一书，继续探讨了集体质变。在法农的讲述中，对殖民压迫的最初反应本质上是由被殖民者所反对的思想塑造的：“殖民者的摩尼教产生了被殖民者的摩尼教。”法农明确表示了如此反摩尼教的代价：“对于殖民现状的谎言，被殖民者回以同样的谎言。”他说，在斗争的内部，最初存在着“野蛮的思想和微妙的不信任”。

但是，由于法农所称的“通向理性认知的艰辛道路”已有所进展，人民是在摆脱殖民主义范式而不是简单地反对。人民逐渐“从彻底无差别的民族主义改变为对社会、对经济的觉悟”。法农明确表示，这一进程要求“人民也必须放弃他们对于殖民宗主的天真想法”，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种族的判断标准乃至种族主义的判断标准。”

赛基·奥图指出了对该研究进行认真解读的关键一点，他表示，本书的开头作为明确主张提出的一系列强调性观点在后来随着法农阐述的展开受到挑战。仅举一例，开头主张“真相使得殖民制度加速瓦解，真相促进民族国家的兴起。真相就是会保护本国人，破坏外来者。”在后面，法农解释道，我们明白了“剥削者的面孔可能是黑人，也可能是阿拉伯人”，最初的确定性呈现出显然的局限性。

法农写道，当标志着斗争之初的摩尼教确定性开始崩塌，“最初那种田园牧歌般的、虚幻的澄澈消失了，继之而来的是令意识混沌的半黑暗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斗争的推进，“意识逐渐明白，真相是片面的、有限的、不稳定的。”依据反殖民的斗争及集体运动的经验，我们对事物进行了再思考。赛基·奥图认为，关于法农摆脱殖民主义摩尼教逻辑的阐述，其根本目的在于跳出那些囿于殖民思想的模式，“推动更为丰富的理性思考、判断及行动模式的涌现。”

法农见证了非洲热月的最初岁月，正如他所说，那时候，伟大的反殖民斗争的“解放热流”冷却了，领袖们将人民从历史中清除，“送回山洞”，他们“不鼓励群众表达不满”“自由交流思想”，而是“宣称人民的本分是服从，而且要继续服从”。他在最后的著作中明确表示，坚持原则意味着在挑战殖民敌人的同时，要在斗争的内部进行斗争。他警告说：“必须将斗争进行到底，避免让政党成为任由领袖摆布的工具。”法农主张，为了将反抗建立于理性基础之上，必须抵制“在运动组织内部倾向于认为意义偏差将招致危险的人”，抵制那些坚称“唯一有意义的信条……就是全国一致反殖民”的领袖。

他批判国家资产阶级，“贪婪的资产阶级”，他们不遗余力地利用国家作为掠夺社会的工具，滥用群众斗争史来强化其权威。法农明确表示，一些民族主义激进派与殖民者一样，对殖民地人民中最受压迫者持有“不好的看法”。他坚决主张，民族意识这个“激励人民奋起反抗压迫的恢宏之歌”必须辅以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



*1974年10月30日，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纪念日。

图片：Alamy

法农明确警告，某些政党企图“围绕人民搭建一种遵循先验性计划的框架”，某些知识分子打算用“在极端情况下无效的”配方“进入普遍的现实路径”。对于法农而言，革命知识分子的本分就是留在“人民所处的动荡不安之环境”中，留在“将涌现未来希望的熔炉”中，在那里“进行现实层面的合作”。他明确表示，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能丧失“开展双边讨论”、参与真实对话的能力，也不能走向其对立面，成为“那种对人民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就此，他建议“知识分子要融入群众向上的洪流之中”，正如前文所说，要力求达成“互相启迪和互相充实”。

法农肯定以革命性平等为要义的互助实践，它与马克思年轻时的愿景，即“自由人互相教育联盟”是类似的。他始终提倡承认“每个意识主体的开放性”，从而对植根于地方实践的斗争有了革命民主性认识；在这些实践中，尊严得以认可，讨论得以进行，决定得以实施。对于法农来说，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表明“没有哪个著名人物能为一切负责，造物主就是人民自己，魔法之手最终只能是人民之手。”他肯定了“根据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进行自由思想交流”的重要性。这与C.L.R. 詹姆斯的著名论断有着明显的共通之处，后者借用列宁的话说，“每个厨师都可以治国”。法农终身致力于解放理性，致力于在斗争中、通过斗争解放理性，在最后一本著作的结尾提出了“创造新概念”的必要性。

出于名副其实的角度，共产主义思想必须表达运动中的智慧，表达基于真实运动、也就是在斗争中与他人持久对话的智慧。艾蒂安·巴里巴对于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的《伦理》一书的要义有一段精辟概括，其中说道，应该“尽可能多地保有、尽可能多地思考”革命的理想。这样的革命精神正是法农思想与当今时代仍然契合之处，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





*1982 年南非哈马斯戴尔达诺纺织厂工人组织的罢工。

图片: Wits Historical Papers

尾注

- 1 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 1925 — 1961), 法国马提尼克法兰西堡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 他的作品启发了不少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
- 2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Mahmoud Darwish, 1941-2008), 巴勒斯坦伟大诗人, 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 在世界诗坛也享有盛誉。
- 3 泛非主义, 是全世界黑种人反对种族歧视和殖民统治的一个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思潮。
- 4 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 出生于北非的法属摩洛哥拉巴特, 法国作家、哲学家。受过数学和心理学的训练, 关注哲学、政治及现实问题, 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主任、教授, 现任欧洲研究院教授。
- 5 安东尼奥·葛兰西 (Gramsci Antonio, 1891-1937), 1891年1月23日生于意大利撒丁岛一个小职员家庭, 家境贫寒, 靠勤工和奖学金读完都灵大学。
- 6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
- 7 保罗·弗莱雷 (Paulo Freire) 是巴西的著名教育家。
- 8 Abahlali baseMjondolo 是一个运动组织, 主要覆盖南非德班 (Durban) 及其周围土地的棚户区。自2005年以来, 它一直试图通过自我民主管理的社区来建立民众的反抗力量, 进行集体斗争。
- 9 约翰内斯堡 (Johannesburg), 南非第一大城市, 著名的“黄金之城”, 是南非共和国经济、政治、文化、旅游中心, 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
- 10 保罗·吉尔罗伊 (Paul Gilroy), 英国学者。1956年2月16日出生于英国东伦敦地区一个盖亚纳人和英国人组成的黑人家庭, 他一直在英国接受教育。
- 11 斯蒂芬·比科是南非反种族隔离制度运动家, 活跃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他在南非创立了黑人觉醒运动, 动员了大部分居住在城市的黑人。
- 12 伊曼努尔·康德 (德文: Immanuel Kant, 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 出生和逝世于德国柯尼斯堡, 德国哲学家、作家, 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 并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
- 13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 14 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 1937年1月17日—), 男, 出生于北非的法属摩洛哥拉巴特, 法国作家、哲学家。

延伸阅读

- Cherki, Alice. *Frantz Fanon: A portrai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Elhen, Patrick. *Franz Fanon: A spiritual biography*.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 Fanon, Frantz. *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 Fanon, Frantz. *Alienation and Freedom*. London: Bloomsbury, 2009.
-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London: Penguin, 1976.
- Fanon, Frantz. *Toward the Af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 Gibson, Nigel. *Fanon: The postcolonial imagination*. Londo: Polity, 2003.
- Gibson, Nigel. *Fanonian Practices in South Africa: From Steve Biko to Abahlali baseMjondolo*. Pietermaritzburg: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2011.
- Gibson, Nigel & Beneduce, Roberto. *Frantz Fanon, Psychiatry and Politics*. Johannesburg: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Press, 2017.
- Gordon, Lewis. *Fanon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Man: An essay on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Gordon, Lewis. *What Fanon Said: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Thought*. Johannesburg: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Press, 1996.
- Lee, Christopher. *Frantz Fanon: Toward a Revolutionary Humanism*. Johannesburg: Jacana Press, 2015.
- Mbembe, Achille. *Necropolitics*. Johannesburg: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Press, 2016.
- Neocosmos, Michael. *Thinking Freedom in Africa: Towards a theory of emancipatory politics*. Johannesburg: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Press, 2016.
- Sekyi-Otu, Ato. *Fanon's Dialectic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ekyi-Otu, Ato. *Left Universalism, Africentric Essays*.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 Sharpley-Whiting, Tracey. *Frantz Fanon: Conflicts and Feminisms*. Lanham: Roman & Littlefield, 1998.
- Wynter, Sylvia. "No Humans Involved: An Open Letter to My Colleagues." *Forum H.H.I. Knowledge for the 21st Century 1.1* (Fall 1994): 42-73.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发轫于人民运动中，为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搭建平台，并以倾力于实现人民的愿景为宗旨。

www.thetricontinental.org